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的展开环节及推进策略

徐 曼,黄祎霖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分众化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实践理念。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分众化理念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的运用不断深化,从而催生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这一实践模式。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分众传播形态,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根据网络受众需求的差异性,向特定受众或受众群体提供差异化、定制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在分众化的运行结构中,作为信息受众的教育对象的差异化需求与作为传播主体的教育主体的信息供给,是尤为关键的两个要素,在这个意义上,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的实质就是实现供需对接,是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有效触达教育对象的过程。具体而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的过程包含3个主要环节:一是深入研判教育对象的多元信息需求,精准识别其中的思想政治教育需求;二是客观分析并把握教育主体的存在方式及其信息供给能力;三是根据现实的供需状况,科学适配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的内容、形式与载体等。基于这种认识,应借助数字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分析、基于教育队伍与网络平台建设优化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供给、通过定制实施针对性实践方案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实施,以此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的顺利推进创造有利条件。

关键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网络传播;网络空间;供需对接

强大的思政引领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的首要特质。广泛而深入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锻造强大思政引领力,有助于明晰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战略属性和支撑功能,以更好地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要“形成网上思想道德教育分众化、精准化实施机制。”^[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则要求,要“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2] 这些重要的战略部署对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推进具有重大指导意义。近年来,学界围绕“分众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传播”等相关议题已形成了一些共识,不仅从“教育理念的革新”“实践思维的转向”等方面阐释了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的意义,也强调了此过程中的因材施教理念与对象思维。

在讨论网络空间的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这一问题时,学界有明显的技术化倾向,即认为技术赋能已成为分众化理论内涵中与传统分众理念相区别的鲜明标识,强调在数字化教育场景中应依据信息传播者与接受者的角色变化,用针对性、差异化的网络传播来推动思想内容的

引用本文:徐曼,黄祎霖.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的展开环节及推进策略[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27(6):22-3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5CKS151)

作者简介:徐曼(1966—),女,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E-mail:xuman@nankai.edu.cn

有效传递^[3]。分众化被认为是一种尊重对象个体特征的精准育人模式,而这一模式以数字技术为基底^[4]。这些研究在总体上表明,思想政治教育在推进自身数字场景转换的同时也带来了分众化的意义变化,即使之从一种思维理念具象化为可操作的技术性手段,彰显了分众化在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实践中的方法论意义。然而,现有研究主要从技术赋能视角或思想政治教育的某一方面(如网上思想道德教育)研究分众化的特殊性,缺乏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这一论题的整体性探讨,特别是针对什么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分众化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的具体运行等问题,学界尚乏细致分析。因此,聚焦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这一核心议题,本研究旨在从理论层面把握其内涵界定与主要环节,继而探索推进路向,这对于增强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络传播与主体转化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一、分众化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

分众是传播学的概念,“分”可理解为细分;“众”是受众,泛指所有大众媒介的信息接受者^[5]。在这个意义上,分众就是细分信息受众。作为一般大众的受众,基本信息需求是相近的,具有一定的同质性,但作为特定群体或个体的受众,信息需求是具体的、特殊的,具有多样性。因此,对受众进行细分,其实就是按照受众的不同特质、趣好、诉求等将其划分为不同的传播对象,并以此为依据,不断供应能满足其需求的信息,从而提高传播效率。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可被视为一种传播活动,主要是关于蕴含特定意识形态或具有某种意识形态影响的信息的传播,在传播中形塑受众的思想政治观念,建构意识形态认同。一般而言,为了服务特定时期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往往会被赋予阶段性的任务目标,这就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在该时期所要传播的基本信息内容,体现了一定社会对大众发展一般性的思想政治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信息传播,是在教育者对教育对象的引导、教授等教育行动中具体发生的,不同教育对

象有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需求,那些基本信息内容只有以各种方式转化为教育对象所需的信息时(即教育者为特定的教育对象进行针对性的教育传播时),教育对象才能真正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受众,这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的展开过程。

分众化是隐含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实践理念。“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6]而要鼓舞和推动人,首先就要对对象进行区分,分析其特殊性。马克思恩格斯的宣传教育就十分重视这一方面。写作是马克思恩格斯宣传教育的重要手段,他们善于根据不同特点的对象写出各种体裁的文章,如在面向文化基础有限的美国读者时,恩格斯对马克思说:“无论如何你必须给自己定一条规矩:尽量写得坏些和零乱些,否则你很快就会失去这些读者的好感。”^{[7]330}马克思则告诉恩格斯,应把文章写得俏皮而不拘束,因为“这些先生们在外国栏中是非常大胆的”^{[7]357}。面对不同对象,马克思恩格斯对宣教载体的选择也很讲究,当对象是文化水平不高、经济收入拮据的工人时,街头招贴被认为是直接有效的方式,恩格斯说道:“招贴对于工人来说同时既是报纸,又是俱乐部,并且这一切都是不要花费分文的!”^[8]而对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来说,招贴这种媒介就不合适了,报刊杂志反而成了最合适的载体——“这正是文字宣传的最有效的形式”^[9]。列宁同样善用分众化理念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演讲是列宁常用的教育手段,在他朴素、通俗、形象的表达之下是直击人心的语言鼓动与思想教化。列宁指出,要“善于用简单、明了、群众易懂的语言讲话,坚决抛弃难懂的术语,外来语,背得烂熟的、现成的但是群众还不懂、还不熟悉的口号,决定和结论等一系列重炮。”^[10]面对城市工人演讲时,列宁谈的是增加收入、减少工作时长;面对城市知识分子演讲时,他谈的是民主、政党、国家等宏大问题。针对不同的农民群体,列宁也提出了不同的教育策略,如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列宁将俄国农民划分为3个阶层:“下等户——无产者和半无产者阶层;中等户——极贫穷的小业主;上等

户——富裕的小业主”^[11],主张对不同农民阶层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分众化亦是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工作的优良传统,如毛泽东同志明确表达了马克思主义教育中对象分析的重要性,强调要分众、分层进行群众教育。如在中央苏区指导查田运动中的群众工作时,毛泽东同志充分调研群众生活状况,提出“要按照当地环境提出具体口号”^[12];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揭露批评了党八股文风的装腔作势,强调“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13]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将教育的重点分为知识分子、各级干部和青年学生三类群体,并按其特点提出了不同的教育策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想工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提出做好宣传思想工作要切中对象关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握大势、区分对象、精准施策”^[14]³¹⁴“读者在哪里,受众在哪里,宣传报道的触角就要伸向哪里,宣传思想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就要放在哪里。”^[15]针对新闻舆论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明确了分众化在思想舆论引导中的重要性,强调“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16]

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分众化理念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的运用也得到不断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的实践工程,但在传播视域中,其亦可被简要理解为抓取、分析、满足对象思想政治教育相关信息需求的一种活动。在这种认识之下,对象需求的丰富性与满足对象需求的能力构成了理解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的基础性条件。需求是否丰富,影响的是分众的必要与程度;是否有足够的技术条件与主体能力去满足需求,影响的是分众实现的可能。而这两个条件,是在进入网络化、数字化的信息传播时代才趋向成熟的。这是因为,分众传播虽不是网络传播的产物,却只有在信息爆炸的数字网络时代、在数字网络技术深度融入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其才作为一种重要传播形态兴起。在互联网出现前,人

类社会的信息生产力较为有限,大众获取信息的渠道较少、信息需求并不旺盛,客观信息生产环境导致受众认知局限与需求的相对单调,由此,传播主体能相对轻松地实现与受众的需求对接,甚至这种需求本身都可由传播主体塑造。然而,互联网的兴起及其数字化、智能化发展不仅为受众提供了海量的信息资源,也不断革新着受众的信息获取方式,促进了信息主体需求的多样化发展,传播方式逐渐从过去的“人找信息”转变为“信息找人”。同时,新一代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应用大幅提升了互联网的信息承载力和数据挖掘利用率,为分众传播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17]。在此背景下,分众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意义得以具象化,其呈现过程具有某种技术性意味,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在网络中行动的基本遵循。因此,当思想政治教育从实践领域延展至数字网络时空时,就必须适应和遵循网络社会的信息传播规律,且现实技术条件也确实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提供了有所助益的实践工具。为更好地满足网络受众复杂的思想政治教育需求,要善用分众化手段解决问题,用分众化思维思考问题,将分众化理念贯穿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全过程。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分众传播形态,是借助网络媒介所开展的、以信息交换为形式的、以精神交往为核心的教育实践,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根据网络受众需求的差异性,向特定受众或受众群体提供差异化、定制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使其自觉接受信息中蕴含的思想政治观念,进而促成相应价值认同的形成。需要注意的是,差异化是与分众化紧密关联的一个概念,对分众化的进一步把握须对差异化作相关意义分析:一方面,网络受众的需求存在差异,这里的需求不仅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需求,还涉及其他各种信息需求,这些差异体现的是受众的个性需要,也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的差异化,进而导致其活动本身的分众化。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的信息供给也存在差异,即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为网络受众供应不同的信息内容,并将这些受众作为教育对象实施不同的教育引导活动。综上,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分众

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得以显现,即教育对象的特定化,与此关联的另一特征则是教育内容的定制化,这些认识为推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提供了一种适用的理论视角。

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的展开环节

在网络传播中,分众化是“对象性”“需求向”的传播活动,核心是“对接受众需求”,旨在为特定受众提供定制化的信息。在这个意义上,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分众化,就是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供需对接。教育对象的差异化需求与教育主体的信息供给,是影响对接成效的关键性要素,因此,分众化的实际展开过程可从3个环节进行把握(图1):首先,明确作为信息需求方的教育对象的实际需求状况;其次,分析信息供给方的教育主体的网络传播类型及其能满足教育对象信息需求的程度;最后,在双方关系中实现信息的有效适配,使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意图传达的信息有效触达教育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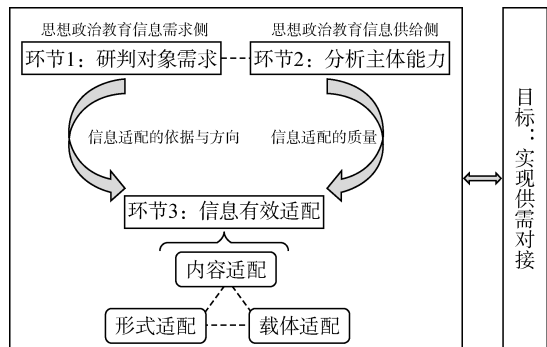


图1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过程

分析图1可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的整个展开过程始于需求侧分析(环节1:研判对象需求),即精准识别并把握不同教育对象的思想动态与信息需求,这将决定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中信息适配的依据与方向。在供给侧,需要分析教育主体及其能力(环节2:分析主体能力),把握主体现状,这将直接影响信息适配的质量。环节1与环节2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准备环节,二者相对独立,分别对应了思想政治教育信息适配的需求端与供给端。同时,二者也是相互联系的,研判对象需求是主体能力的一种体现,而主体能力又总是某

种需求语境下的特定能力。基于对环节1中需求的洞察和环节2中能力的评估,由此进入信息适配环节(环节3:信息有效适配),此环节要求从内容、形式和载体维度进行合理调适,使供给侧产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能够与需求侧实现精准对接。但要注意,在真实的教育情境中,供需对接的目标往往不会一蹴而就,实际教育成效会作为反馈要素推动分众化环节反复调试、循环优化,最终实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过程的螺旋式上升。

1. 研判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多元信息需求

在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对象的政治教育需求影响具体教育目标的设置。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物质生产生活分析人的需要,对于现实的个人,“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18]。个体在成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之前,首先他是一个进行着物质生产生活的生命个体,其次还是一个融入网络社会进行数字化生存的网络用户。因此,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把握教育对象的需求绝不仅仅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需求,在分析这一需求之前,还应对象的现实生活与网络生活进行考察。在数字化生存中,基于虚拟性存在的个体具有一定隐匿性,无法直接对其现实生活进行考察,但可通过透析其网络生活状况以实现对其实生活状态的相关性把握。年龄、性别、文化水平、经济状况、消费习惯、心理特征、兴趣爱好等或是以显目的网络标签形式呈现,或是随网络交往过程潜隐地表征。通过探查基本情况、分析关联需求,教育主体能在思想政治教育“诊疗”之前构建用户的大致画像,进而对网络用户进行初筛,分列出各具特征的网络人群,为下一步分析做好准备。从宏观层面看,思想政治教育这种社会性的教育活动将全体网民视作一般对象,但在微观教育过程中,分众化要求不能理所当然地将网络用户直接指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而应对教育对象的差异性进行准确把握,对网络用户基本需求的把握过程也是确认与定位教育对象的过程。

教育对象的不同需求具有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意义,多元化需求集中反映了教育对象个

性化的信息偏好,对这些情况的掌握是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有效对接的前提。教育对象各类需求虽从各个方面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供需对接,但关键还是要从中精准定位其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需求。政治社会,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需求是普遍的,总是期望在与社会的互动中找到精神世界的栖身之所^[19]。思想政治教育不直接为对象提供物质的东西,而是给予多维度的精神支持,其核心是关于如何实现人生价值与找寻精神归宿,这反映了个体对于解决价值与信仰问题的需求。因而,教育对象在网络交往实践中所表征的有关价值观、理想信念的种种问题都应受到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关照。对这些问题了解得越透彻、切中得越准确,就越能洞悉教育对象深层次的思想思想政治教育需求,也就越能在分众化视角下把握好不同特征的思想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群体。网络世界有关价值与信仰问题的讨论与信息流通,往往伴随网络情绪的生成与蔓延,为此要关注网络传播中的情感表达与网络交往中用户的情绪宣泄,深究其背后的精神症结。网络用户群体庞大,网络调研、用户访谈、数据分析等信息收集手段应有的放矢,将范围与目标锁定在文化圈层不失为一种有效方式,这契合了网络社会“划圈而居”的生活图式。通过探究不同文化圈层的精神特质,可实现对一定群体的思想文化需求加以把握;而对个体所居的多个文化圈层的交叉考察,则可更为精确地掌握对象的思想需求状况。

2. 分析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信息供给能力

教育对象的信息需求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的依据,教育主体的信息供给则决定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的质量。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运行结构中,教育活动与传播活动具有高度一致性,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网络展开过程,总是关于某些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网络传播。作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者、承担者的教育主体,同时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生产与传播主体。曼纽尔·卡斯特尔认为,传播就是权力,权力关系的核心在于传播,只有通过传播,权力才得以显现^[20]。传播主体天然拥有支配或主导信息的生产与分配的力量,这是

传播主体能够被赋予教育权力的缘由所在。在分众化的视角下,传播什么信息、怎样传播信息,固然要率先考虑作为信息接收者的教育对象的需要,但能进行怎样的信息传播以及推进什么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则对教育主体及其能力提出了要求。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具有一定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网络行为主体,可以是个体存在的教育者,也可以是承载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网络平台或组织。这些主体有什么能力、具备什么个性特征,就将以什么样的方式传播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同时也将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呈现方式与实施效果。只有对教育主体的能力进行客观分析,才能依据其能力分配不同的教育任务、制定不同的传播目标。对主体自身而言,也可对自己能做什么、要做什么、怎么做好等问题形成系统认知,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教育效能。

教育主体的信息供给不同于一般的信息传播,其生产与传递相关信息是为了建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要想在网络传播中建构效果优良的思想教育活动,教育主体就必须在网络空间生产具有思想政治教育意向的信息,这需要相应的技术与业务能力作支撑。具体而言,信息供给能力应聚焦以下3种:一是技术把握力。不管是个体还是组织抑或平台的教育主体,都要具备运用相关信息技术的能力,要对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虚拟仿真等新兴数字技术有一定的把握。对于个人,技术把握力是其立足数字世界,通过虚拟实践诠释其教育者身份的重要工具;对于组织或平台,这些技术及应用本身就构成了运转、发展的内部动能,能否掌握并有效融合这些技术,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精准化的实现。二是信息转化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过程中,行动主体既是教育主体又是传播主体,但第一位的还是教育主体,信息传播是为思想政治教育服务的,主体必须具备将一般信息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及将一般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转化为网络信息的能力,即要让传播的信息对对象起到思想引导、价值引领、人生引航等的重要作用。三是教育表现力。教育表现力是教育主体有效施教的个性化能力,不同主体会以其特有的方式推进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并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展现自己独特的教育影响。个体有自身的教育理念、魅力与情感,而网络平台作为特定信息的分发中心,是具有一定特色的教育场域(如爱国主义教育平台、思想政治理论学习平台、红色文化展览平台、官方主流媒体的网络微平台等),两者都承载着独特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能为广大受众供给风格各异、内容多元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

3. 适配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的内容、形式与载体

在明确了教育对象的需求及教育主体能给予对象需求以何种程度的满足后,教育过程随着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网络传播而展开。在具体的教育情境中,实践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表达为,特定的教育主体依据教育对象的差异化需求,用分众化的内容、以分众化的形式、运用分众化的载体来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

一是教育内容的分众优化。优质的内容是吸引用户的关键,“内容为王”是网络传播的核心原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遵循。同时,思想政治教育是目的性活动,内容必须服务于既定的教育目的,这也意味着在一定阶段,内容总体上不会有太大变化。基于此,内容分众化其实是两个方面的统一:一方面是内容的分层与递进,这由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层次性决定。处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是动态发展的,其在不同阶段会表现出不同的思想发展状态,这就决定了富有层次的思想教育目标存在的必要性。“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切入点要准确,既要贴近教育对象的思想实际,也要关切其长远的发展需要”^[21],一般而言,其蕴含的思想内核是由浅入深,分层次、递进式地向教育对象传递。另一方面是内容的分化与侧重,这是由教育对象的多样性所决定的,即内容具有针对性是分众化的内核,网络受众体量庞大,需求不尽相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要依据对象的知识水平、年龄层次、职业类型等因素进行合理编制,面对不同对象,理论深度、知识类型、信息详略等要有所区分与侧重。

二是教育形式的分众择配。内容通过形式

表现自己,“内容是质料,形式是技巧”^[22]。在向对象有针对性地提供不同内容的同时,应当注重这些内容要以何种形式进入对象的选择范围,这是形式分众化的意义所在。网络信息的形式十分丰富(包括了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网络链接等),受众对信息的选择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形式的偏好,形式切中了对象,内容的最大效用才能发挥出来。如,文本可以快速传递知识与讯息、音视频为受众提供了视听体验、网络链接则为信息的交互获取与分发创造条件。和内容分众化的原则一样,形式的分众化依然要根据对象的基本情况来进行区分甄选。除此之外,形式的分众化还要从“直觉上击中对象”,不同对象在各异的网络情境中对网络信息形式有不同程度的“敏感”,要因人、因时、因地选配各具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

三是教育载体的分众运用。载体是内容与形式的支撑,网络传播本身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载体,通过网络传播系统地开展思想理论教育、价值观引导,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重要实践方式。网络传播载体主要是指网络环境中传递信息的媒介,包括了以微博、微信、QQ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登载发布新闻、时事、评论的新闻网站,以及论坛博客、电子邮件、搜索引擎等。这些载体不仅传递网络信息,也塑造着网络文化与社会行为。协调和整合网络传播中的各类教育因素,使其成为影响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发展的积极力量,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传播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要选择与教育对象匹配度较高的网络媒介。如,特定受众群体可能倾向于使用特定的社交媒体、新闻网站或移动应用程序,要通过对受众媒介使用习惯的细致考察推进载体的分众运用,这一方面是为了提高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触达率,完成供需对接的关键一环;另一方面是以这些媒介载体作为建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场域,能促进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的网络生成与全域分布。

三、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的推进策略

推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需要综合考量分众化各环节完善的现实条件。从海量的用户数据中定位与把握教育对象的多样需求,有

赖于精确的数字分析,而要满足这些需求,则要不断推进主体建设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供给质量。信息适配环节发生在具体的教育过程中,其顺利推进应基于合理的教育方案。因此,构建强效的对象分析机制、强化教育主体的供给能力、定制实施科学的实践方案构成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的具体策略。

1. 加快数字技术应用融合,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分析机制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是数字对象,数字对象分析是一项技术性工作,健全并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分析机制是把握网络受众与受众群体需求的关键举措,这一过程涉及数据采集、处理、分析与应用,为此必须夯实数字技术的应用基础。与此同时,技术的两面性导致了其应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而数字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既要让数字化、智能化工具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分析,也应通过内部治理来规避相应风险。

一方面,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分析中的前沿技术应用。总的来说,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应用要注意形成合力,即积极整合先进技术力量,协同建立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数据库,综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来抓取并整合用户思想信息及相关行为数据,以把握网上思想变化趋势、价值传播规律与人群分聚动向。数字技术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先机,思想政治教育要重点锚定与自身发展相契合的前沿科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智能技术应被重点利用起来。要推进人机协同,用智能技术强化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分析能力,提升教育分众效率。人类所能吸收的经验与捕获的信息在广度和规模上都有一定限度,但基于智能技术的分析系统却能够以极高的速率检查有意义的海量样本,“它们不仅能理解我们所熟悉的视觉、听觉以及书面信息,还能理解那些我们并不熟悉的‘穿行’在电脑和网络中的数据。”^[23]随着网络生活的深化,人们所留下的电子足迹越来越多、所涉面也越来越广,思想倾向、行为模式、社交偏好等信息都可以为智能化系统所掌握。思想政治教育者需要从中选择可用的信息内容,通过系统内的相关性分析与预

测性功能构建出对象的思想“画像”及行为图谱,并准确定位其网络人群类属,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收集详尽可靠的信息依据。

另一方面,全面保护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应用过程中人的信息权利。作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依据的对象分析有赖于深度的信息挖掘,但这并不意味着要让渡教育对象的信息权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家网络安全工作要坚持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维护公民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24]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个人信息保护”^[25]。利用数字技术增能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分析、把握教育对象需求的过程要从制度上形成对信息权利的关照,进而保证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的良性运转。要围绕数据保护制定法规与思想政治教育行动准则,并结合法规提供涵盖不同类型数据、不同级别资源的教育指南与信息传播指南,在保护对象隐私的同时规避单一化、定制化信息传播可能诱发的信息茧房效应。要完善数据治理法规、推广优秀实践案例,打通数据壁垒,让思想政治教育者能便捷、高效地获取和运用相关数据。此外,也要对作为数字技术基底的各类算法进行风险管理,围绕算法的透明度、开放性和可复制性制定应用规则。基于大数据与智能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分析是一项系统性、综合性、复合型的工作,不仅要有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专业人员参与,更要有熟知数据分析的技术人员参与,对验证算法设计和最终结果的技术第三方既要予以相应的资助与支持,也要使其明确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人信息采集的限度与边界。

2. 加强队伍与平台建设,保障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优质化

优质的思想政治教育供给是实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的必要条件。创造这一条件要求不断提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信息生产力,也就是生产质优量足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能力。对此,应立足人才培养与平台建设,全面提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力量。

一是打造一支懂技术、精业务、会创造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人才队伍。为了顺应数字化转型趋势,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对网络世界的生产

逻辑、传播规则、创作思维等有所把握,并系统地构建其在网络社会的实践模式。其中,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人才队伍的专业化建设至关重要:一方面,要重视媒介素养教育与网络技能培训,将数字伦理教育、媒体内容创作、智能技术应用等作为重要内容,培养了解技术、善用技术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另一方面,要形成常态化的教育、学习、分享、实践机制,打造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交流平台,促进经验资源共享,不断提升主体业务能力。如,高校要发挥“人才库”“知识库”的作用,将数字科研成果积极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工作能力。此外,还要巧用激励手段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创造力,组织相关科研立项与攻关项目招标,给予资金支持与资源倾斜,深入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分众化的实践研究,培育跨学科与应用型研究团队,加快对相关科研成果的论证、试点与推广。

二是推进主流媒体平台化建设与非主流媒体平台的价值培育。媒体平台化是媒体融合新趋势,也是分众传播的基础与推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加快从相加阶段迈向相融阶段,通过流程优化、平台再造,实现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有效整合,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管理手段共融互通,催化融合质变,放大一体效能,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14][317]}网络主流媒体为用户提供了真实客观、观点鲜明的信息内容,具有政治引领、价值引导、弘扬主旋律等功能,是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内容的重要生产者。平台化建设旨在整合主流媒体的政策、资源、技术、人才优势,推动深度融合,形成特色化、精品化的融媒体产品服务机制,不断增强用户黏性,使富价值的信息得到更为广泛、精准、高效的生产和传播。主流媒体还要优化运营方式,遵循分众原则,深耕差异化内容,用主流价值占领平台流量主流。非主流媒体平台以自媒体平台为主,如抖音、快手、哔哩哔哩等视频创作自媒体平台,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百度百家号等文字创作自媒体平台。与主流媒体平台相比,非主流媒体平台并不天然地具有明确价值导向与主流宣教意义,但却有着庞大的受众群体,为此,应对其加强网络监

管,规范平台内容创作,杜绝不良价值导向与错误思想观念等的生产与传播,在尊重与适应平台生态的经济规律与市场逻辑的前提下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推动实践方案科学定制,实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精确化

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的分众适配包含在具体的教育实施过程中、发生在鲜活的教育情境中,其内容、形式、载体的转换与调适实际是特定教育计划的结果。这也说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是一种面向特定网络受众的定制化的教育传播活动。推进这一活动,需要进行周密的准备、计划、实施与反馈,必须依据网络传播特性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要求,制定严谨科学的教育方案,以确保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精确实施。

一方面,定制差异化、有针对性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案。明确教育目标是制定教育方案的逻辑起点,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开放性与去中心化使得用户呈现出个体独特性与群体关联性并存的特征,只有深入把握不同用户的思想现状,才能设置科学合理的教育目标。明确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要把握网络用户个体或具有某种特质的用户群体的思想现状,要分析并归纳不同用户的思想差异与共性,设置针对个人的、群体的或网域整体的教育目标。具体的目标要有适切性、可行性与前瞻性;针对个体的教育目标“宜小不宜大”,旨在解决个人实际的思想困惑与精神发展等问题;针对群体的教育目标则要适当大些,指向对一定网络文化观念的引领与正向转变。明确目标之后,就要制定与网络传播相适应的教育方案,这就应全面综合地考虑思想政治教育要素与环节,深入分析其在网络传播中的具体运行状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数字转化与信息分众适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与网络手段的融合及其差异化选择、传播载体的优化与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数字情境的个性化设置等。设计方案要包含论证过程,分析实施环节的合理性、现有条件的充足性及方案实施的难度与成本。定制化不意味着对一个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只有一套方案,而是要对方案实施前后的各种风险进行研判,针对可

能性危机设置相应的工作预案与备选方案。

另一方面,推进定制化方案的分众实施与评估。合理的教育方案并不直接导向良好的教育效果,方案对于实践具有指导作用,但具体的过程还要由执行者来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者要遵照教育方案的各个步骤行动,不能随意偏离方案要求,但也要根据工作实际,就对象的思想变化状态与网络传播环境灵活地调节施教方法,适配更合理的信息内容、形式与载体。特别是在复杂的网络交往情景中,教育者要与教育对象保持及时积极沟通,在教育交往中实时了解对象的实际需求,能动地调整信息对接策略。在施教完成之后,或者说在一套完整的思想教育信息传输、对接的流程过后,还要对教育情况、传播效果开展评估。要素上,要对目标的合理性、信息内容的科学性、传播渠道与载体的恰当性及教育双方能动性的发挥情况予以考察;过程上,要对传播过程的流畅性、教育各环节的衔接及具体实施情况进行分析;结果上,要对目标对象的发展变化程度进行评估,包括个体的思想发展程度及群体所在网络社群的价值取向变化程度。最后,要综合评估结论,对后续的分众传播与分众化教育持续提出优化建议。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33.
- [2]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26.
- [3] 赵成林,郭忠宝. 数智技术赋能网上思想道德教育分众化的三重意蕴[J]. 思想理论教育,2025(5):92-97.
- [4] 徐曼,卜凡钦. 数智时代网上思想道德教育分众化、精准化的价值、特质与实践进路[J]. 思想教育研究,2025(1):26-33.
- [5] 刘海龙. 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66.
-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47.
-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八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527.
- [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83.
- [10] 列宁. 列宁全集:第十四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89.
- [11] 列宁. 列宁全集:第三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60.
- [12]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70.
- [13]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36.
- [14]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15] 习近平在视察解放军报社时强调 坚持军报姓党坚持强军为本坚持创新为要 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思想舆论支持[N]. 人民日报,2015-12-27(01).
- [16]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33.
- [17] 毛娜,胡树祥. 善用分众传播方式提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影响力[J]. 思想教育研究,2020(6):129-133.
- [1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14.
- [19] 黄伟霖. 思想政治教育建构文化记忆的方式与路向[J]. 思想教育研究,2025(1):122-129.
- [20] 曼纽尔·卡斯特尔,贺佳,刘英. 权力社会学[J]. 国外社会科学,2019(1):129-138.
- [21] 陈万柏,张耀灿.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第三版[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175.
- [22] 赵毅衡. 形式、意义、形式的意义、意义的形式[J]. 文艺研究,2024(4):15-25.
- [23] 杰瑞·卡普兰. 人工智能时代[M]. 李盼,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2.
- [24]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37-138.
- [25]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54.

The Implementation Stages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of Demassification of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 XU Man, HUANG Yilin (School of Marxism, Nankai University)

Abstract: Demassification is an important practical concept in Marxis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ncept of demassification in the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deepe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technologies, giving rise to a practical model of demassification of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emassification of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presents a demassified 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here the subjec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ovide differentiated and customiz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formation to specific audiences or audience groups based on their diverse needs. In the operational structure of demassification, the differentiated needs of the educational objects, as information recipients, and the information supply of the educational subjects, as dissemination agents, are the two most critical elements. In this sense, the essence of demassification of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lies in achieving “supply-demand alignment”, which is the process of effectively deliver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formation to the educational objects. Specifically, this process involves three main steps. The first is to conduct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diverse information needs of the educational objects to accurately identify their specific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quirements. The second is to objectively analyze the existence modes of the educational subjects and their capacity for information supply. The third is to scientifically align the content, form, and carrier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issemination in the online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actual supply-demand conditions.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smooth advancement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an be created by empowering the analysi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bjects through digital technologies, optimizing the suppl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formation through educational talent development and platform construction, and promoting the precise implemen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rough the customized application of scientific practice plans.

Key words: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emassifi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formation; network communication; cyberspace; supply-demand alignment